

踏进光明的世界

何琼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踏进光明的世界

何琼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何 胡

踏进光明的世界

何琼崖著

江苏省书刊书版营业许可证出□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 字数 132 千字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南京第 1 次印刷

199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3, 000—16, 000 册

ISBN10141 • 805

定 价: 16 元



世界作家中国现当代作家教授中共党员何琼崖近照

7008/1/1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纪实性长篇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具体地描写了一个贫穷工人的孩子陈国柱，怎样在旧社会受日寇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残害，解放后怎样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成长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技术的先进工人、工人阶级工程师的历程和功绩。

作家描述了小说主人公在电气设备上有着许多的发明创造，解决了工厂实际困难，他的每一样创造发明，都经历大大小小困难，甚至接二连三的失败，他在党和群众的关怀支持下，以顽强的意志，刻苦钻研，克服了一度的骄傲情绪，虚心地向科技人员与工人学习，终于一件件的试验成功，并挑起筹建新大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重任。

作家以满腔热情塑造出一个意志坚定、聪明机智、朴实热情的又红又专的新人，这是个与一般工程师、厂长不同的高大可喜的形象，在文艺花苑里走出个领袖与人民都喜爱的社会主义新人！

目 录

一、高高的电线杆·····	1
二、初摸门路·····	7
三、照样儿画葫芦·····	17
四、老山羊的笑声·····	23
五、笑迎亲人解放军·····	28
六、当一名义务徒工·····	32
七、两位师傅和一位工程师·····	36
八、第一次立功·····	43
九、咱们小俩口斗智·····	47
十、党的启示·····	62
十一、站在毛主席身旁·····	72
十二、在支部书记房间里·····	84
十三、战斗的夜晚·····	89
十四、五百七十天·····	103
十五、十双眼睛十双手·····	115
十六、生气勃勃的供电所·····	123
十七、敲开电气的大门·····	142
十八、三清国柱出任新电厂厂长·····	156

一 高高的电线杆

一九四一年秋天里。

那时，日本鬼子还盘踞在扬州城里与城外各处。

他们心狠手辣，常常无端生事寻衅，打骂欺侮中国人，调戏强奸妇女姑娘，绑架捆绑无辜的人进日本宪兵队，施用各种刑法，十个难得有一二个活着出来。

扬州市振扬电厂，由鬼子顾问名叫斋藤的严密残暴地控制着，他一天到晚脸孔露着阴笑，他要磨折哪个工人，哪个工人就难逃出他的魔掌，轻的挨揍罚关，重的送日本宪兵队活活整死。电厂的工人过着饥饿的黑暗的危险的痛苦的生活，生命与生活都丝毫没有任何的保障，整座扬州城阴森森的，惨雾笼罩着，真是暗无天日！

我叫陈国柱，这年我十四岁，个子不高，半饱半饿，身体脸孔瘦筋筋的，不象个十四岁的人。

我母亲疼我，但她没法给我吃饱肚子，更不用说吃好的。我瞧见她常暗暗叹气，心中恨凶恶的日本鬼子。

我父亲是振扬电厂的外线工。

扬州振扬电厂当年一开办，他就进振扬电厂做工。

这一九四一年，我家大小小七口人，生活全靠我父亲一人的一点可怜的收入。鬼子顾问把工人的工资克扣又克扣，物价涨，米面贵，七个人的嘴巴怎么也糊不住。

我身子长得瘦小，我心里明白，眼睛明亮，妈妈的愁闷脸色，爸爸的沉默无言，我都觉察到了。

我知道父亲肩上这副担子太沉太重，就鼓起勇气对父亲说：

“爸爸，我要进振扬电厂当学徒工，学做外线工，爸爸，你答应我去当外线工学徒吧！”

爸爸脸皮抽搐，脸色变动，他朝我瞧一眼，抬起的头又埋下。

我看父亲这神态，这动作，已猜出父亲的心意：尽管家里境况很艰难，他还是不愿我出去当电厂徒工学当外线工。

我恳求父亲：“爸爸，你让我去吧，我当电厂学徒工，赚口饭吃，家里日子多少好一点点。”

爸爸仍是没作声，他望望妈妈。

妈妈脸色阴沉，她懂得儿子的要求、丈夫的沉默，终于说：“他爸，国柱要去，你就让他进电厂当学徒。你当国柱师傅，也好照应照应他。”

听妈妈这么说，父亲也实在想不出第二条路好走，就重甸甸地哼出一句话：“那好吧，爸爸带你进振扬电厂学徒去。”

外线工，就是在电厂外的电线杆上做工，就是爬电线杆。这是电厂最重最苦的活，雨雪天，当外线工仍要冒雨顶雪爬电线杆、干电线活修电线，炎热天热得喘不过气，还得爬电线杆危险的重活。

学做外线工徒工，就是学爬电线工，学会当一名外线工。

有一天——是我进振扬电厂当学徒的第三天上午八点钟左右，我跟在父亲身后，从电厂的大门出来，往西，出了扬州西城门。

父亲在一根电线杆旁停下，他指着电线杆给我看，给我讲解怎样学会爬电线杆，怎样避免出事。

我虽听着，但对电线杆，我早已熟悉，心里没把父亲的话重视，以为电线杆象树，孩子爬树没有什么。

父亲他自己先往电线杆上爬，爬了半当中，他喊我：“国柱，你爬上来。”

我走到电线杆边，仰头看上看，电线杆高高的竖在空中，好象比往日看见的电线杆忽然变高了。我可心中不怕，还以为爬这么高的电线杆，好玩。

我刚开始双手攀住电线杆向上爬，好象人悬在空中了，摇摇晃晃，胸口里的一颗小小的心就砰砰直跳起来了，刚才那爬高好玩的愉快情绪早溜跑了。

我越往上吃力地爬，这颗不听我控制的心跳得越发厉害起来了，好象就要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不敢再往上爬了。

我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他这时早已爬到电线杆顶上，他喊我：“国柱，你怎么不爬上来啊！”

父亲这时他不知我心里怎么想，不知我正一分钟一分钟增加害怕的程度。

我当然不能埋怨父亲。

并且我心里产生一种顾虑：父亲本来怕我太小，不让我进电厂当外线工学徒。现在，我如表现出心惊胆颤，不敢再往上爬，父亲就会认为我年纪太小，不适合学外线工，不让我做外线工学徒，这怎么好！

于是，我自己壮自己的胆子，一步，一步，往电线杆顶端爬去。

电线杆顶端终于给我爬到了。

我蹦跳得慌的一颗心儿倒不怎么乱蹦乱跳了。我觉得奇怪，但说不出是什么缘故会起这个变化。

这时，我分明觉得：第一次爬上这么高的地方，真新鲜有趣，好象自己一下子变成个大人了，等一下回家去告诉弟弟：“你看，哥哥今天爬得这么高。”做了个手势比拟着多高，给弟弟看，显示我的这个哥哥的本领，接着向弟弟自豪地说：“哥哥已成了一个勇敢的外线工了！”

想到这里，小小心坎里甜滋滋的，涌上一阵欢喜。

喜盈盈的我，早把父亲刚才指点我学爬电线杆该注意的话全丢到脑后去了，禁不住低下头往下面看。

这一看，可坏了！

下面的土地旋转起来了；

直直的电线杆歪斜了；

我要从高高的电线杆顶上摔下来了，摔成几块了！

我吓得不成，急忙闭起双眼，双手紧紧地抱住了电线杆，仿佛电线杆要把我推开，头脑里有许多小虫在嗡嗡叫着。

我这时节的害怕心理与表现出的异常的动作，又怎样瞒得过我父亲！

我父亲是个有多年经验的老外线工，他当然知道我这下子发生了一件什么意外的事情，情况危急。

他马上下了命令：

“下去！”

“下去！”

“下去！”

我听了这发怒的命令声音，恐惧让了步，定了定心，知道父亲为什么发命令，知道父亲为什么对我生气。

我马上明白自己闯了“祸”，故意说：“爸爸，我不怕，我不下去。”

我爸爸不相信我编的谎话，他厉声地责备我：“吩咐你爬电线杆不要往下看，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为什么一爬上杆顶偏偏往下看！现在，先下去！”

我见爸爸发了大脾气，一点也不容我讨饶和解释，只好听话地往下爬。尽管肚里不服，却命令不能不遵守。

双脚落到地上。

这时，我才觉得得地上有个实实在在的自已陈国柱了。

平日和弟弟妹妹玩耍，一天到晚在地上打滚翻腾跳蹦，一点也不觉得土地可爱。这时，才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地觉得结结实实的土地是最最可爱的。

回厂的路上，爸爸脸上眼中额头的怒气，看不到了。

看到的，只是脸庞上深深的皱纹中隐藏着的千种愁苦和深沉怨恨。

我象在家中一样，自自然然地贴到父亲的高大的身体，依傍着他往回走。

他大概想到我今天学外线工爬电线杆出的差错，轻轻地对我说：“国柱，今天假如你师傅不是我这做父亲的当，你这学徒工，第一天学外线工爬电线杆，就得挨一顿不轻的生活——打骂了！”

“唉——！”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用更低沉的声调说：“十四岁的孩子就来学电线杆，实在年纪太轻了。”

他停顿了一下，看看我羞愧发红的瘦脸，说：“国柱，你还是回家去吧！等两年，长得大点粗点，再来学外线工。”

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顶怕父亲叫我回家，就直挺挺地站在路上，不移动了。

我迎视父亲忧伤愤激的脸膛，朗朗地说：“父亲，我爬电线杆，头趟怕，二趟就不怕。你别叫我回家去吧！”

我双眼凝视父亲的双眼，表明我的决心与勇毅。

父亲脸一沉，说：“高空，一趟生，二趟熟，倒还不怎么可怕；孩子，可怕的倒是这个电！”

他还拍拍挂在肩上的一圈圈电线。

父亲大概从我脸上看出我这时的想法——“这电线任我们摆布，它有什么可怕呢！——，就严厉地指责我：

“电，它可以给我们照明、烧饭、开机器、抽水、传话，它也会在一秒钟触死我们。孩子，我们吃‘电’这一碗饭的人，要疼它，更要防它，千万不能大意！”

我听父亲的口气，就开导我如何学电线工，控制住电，注意自身操作电时要防备危险，要重视安全。

这些话，不要我不当电学徒工，而要当好，我惶恐不安的心绪也就安定下来了，父亲兼师傅，待自己徒弟、儿子，情意自然比一般师傅不同，厚实、热切、真挚、炽烈……

我小小的一颗心又热烘烘的了。

后来，我爬电线杆次数多了，也就不怎么怕爬高高的电线杆了。

但什么是电？

它为什么会发光发热？

为什么能照明、烧饭、开机器、抽水、传话？

它的模样儿又是怎样的？

脾气怎样？

为啥会在一秒钟里触死我们？

等等等问题，我还一点也不知道。

我幼小的心灵，渴望着要知道电！

我问父亲：“爸爸，人家说电气电气，什么是电气？”

当时父亲对我说了几句，他说得不够清楚，我听起来更模模糊糊，说不上它究竟怎样儿，只知道它是个神秘的怪物。

我暗暗下了决心：

我一定要想许许多多办法，探明电的脾气，打开电的神秘的大门！

二 初摸门路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里，天气开始暖和，风吹在脸上不冷不痛，河里的水流得欢快起来了，树杈上发出芽儿，花上卉上发出绿色，春天真实地来到了。

但是，扬州的市民，工厂的工人，仍旧苦着脸，笑不起来，乐不起来，因为日本鬼子仍然严严紧紧地统治着扬州，控制着扬州，空气里有血腥气，大家仍在过着被迫害、被奴役的日子。

.....

一天傍晚，振扬电厂鸣笛下班了。

我父亲正准备回家，鬼子顾问斋藤派人把父亲叫到办公室去，要他去装电灯。

我父亲不愿意，回答得慢了些什么。

这个恶魔日本顾问斋藤短胡髭一翘，破口就骂：“陈炳涛，你这个大大的坏蛋，支那猪猡！你装不装？”

我父亲这位穷工人，心是红的，血是烫的，骨是硬的。

日本鬼子侵占扬州，侵占振扬电厂，他原想辞去不干，谁愿给敌人做工！只是生活所迫，鬼子又用刺刀逼迫，他实在出于无奈何才忍着一肚怒火与怨恨，才仍留在电厂。

这时，敌人如此辱骂他，把他心中恨火激发了，高声朗朗地回答那不可一世的斋藤顾问道：“今天已下班了，不装！”

平日里横行霸道的斋藤从参加日本侵略军入侵中国以来，他把中国当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当奴隶，把自己当日本天皇一样的人物，他的话就是圣旨，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违抗他顶撞他，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扬州振扬电厂一个穷外线工陈炳涛竟敢如此这般反

抗他的圣旨！

斋藤方脸刷地红得象猪肝发黑紫，一双眼珠都突凸出来了，象要张开大嘴巴把人一口吞噬下去。

猛然，他手爪子拿起桌子上刚冲的一杯热滚滚的冒气的茶，向我父亲没头没脑的直泼过来了。

我父亲一点没防备，来势凶猛，避让也来不及，一下，滚烫的茶水，烫得我父亲头顶、额头、面颊处处象猛火燃烧。

我父亲怎么能无缘无故受这样的凌辱和伤害，他顿时捏紧了两个拳头，想冲上两步与斋藤拼个你死我活……

斋藤这样野蛮凶狠，他还在发泄他魔鬼的残暴的狼虎性子，跳着脚咆哮着道：“滚！滚！支那鬼！”

他大概不敢再骂“猪猡”，魔鬼也畏惧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给我快快地滚！”

我父亲暴怒中想到自己要与斋藤拼命的后果，他不怕死，但他还有一家大小啊！

只好暂时忍耐，咬碎牙齿欲往肚里咽啊！他高声地回答：“滚就滚，你嚎叫什么！”就冲出了办公室，回家去了。

父亲踏进家门，他心中的火还在燃烧，但他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是担心母亲吃惊受怕不起。

母亲一看父亲脸上红一块紫一块黑一块，都是烫伤，她以为父亲在工作当中出了事故因此受了伤，就分外关切地急忙问他：“国柱爹，你怎么啦？”

问话触动了直性的父亲，父亲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恢复本来性子，象一只发怒的雄狮吼叫起来了：

“我陈炳涛如若没有家小，早冲上去与斋藤拼了，我非把这东洋猪仔撕成几段不行！”

妈妈突然听爸爸说受伤是跟日本顾问吵架造成的，她吓得什

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瞪着眼望父亲的烫得处处是伤的脸，马上想起了不久前振扬电厂里发生的一件惨事：一个姓李的青年工人给鬼子司令家装电灯，用的保险丝稍稍细了点，鬼子司令凶狠地骂小李：“你装的电灯为什么亮了没多久，就不亮了，这明明是你跟我皇军司令故意捣乱！看我不……”做出严惩小李的手势。

小李是倔性子，他不愿替鬼子司令家装电灯，装好了，反受如此辱骂，就顶撞他：“你不会叫别人装吗，你骂什么？”

鬼子司令发威了，命令近卫兵：“把这支那臭工人给我押送到司令部去！”

两个日本兵将小李绑起，送往日军司令部。

小李在日本军队司令部里受尽苛刑，被折磨得不象人样。

还不止如此。

第三天，日本鬼子将小李拉出去枪毙了。

这时，这个血淋淋的青年工人，象站在我妈妈面前，妈妈联想到此时爸爸与斋藤顶撞吵架，会不会发生象小李那样的恐怖、悲惨的遭遇，她双手蒙住昏乱的双眼哭了。

爸爸连衣带鞋，直往眠床上一钻，晚饭也不吃一口。

第二天，父亲真的不去上班。

他这个正直的挺立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得下这样的耻辱？！

家里的锅等着米下锅。

弟弟妹妹还小不懂事，吵着：“我肚饿，我吃饭！”

“我肚早扁了，我要吃饭！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煮饭吃？”

“我要吃饭！我要饭吃啊！”

孩子的饿肚牵连着慈母的心，也牵着父亲的心。

母亲求父亲：“国柱爹，你可怜可怜小儿女，回厂去吧！”

他心里象在滴血，但他实在不愿受如此侮辱还回电厂去，他

只是硬着心肠，不答应不理睬母亲的请求。

电厂里老工人见父亲受斋藤虐待、辱骂、驱逐，父亲不上班，就偷偷来看望父亲，对父亲劝说道：“炳涛，你不回厂，我知道，我如象你这么受罪，我也会宁可饿肚不回厂。只是，一家，小孩子们怎样活得下去？你不是一人受气，我们还不是跟你一样受气，线放远点，仇冤，迟早总要和他们算的！”

左劝，

右劝，

句句说到父亲心里。

父亲受感动，子女的饥饿也实在不忍心不理睬。

父亲只好把民族与个人的仇恨埋得更深些，回厂去了。

回了振扬电厂，他最不愿看见斋藤，但斋藤象鬼魂象阴影在全厂晃荡，父亲怎么也避不开斋藤。

父亲一看见斋藤，一股恨火在心坎里越烧越旺越炽烈。

但又不能让这股恨火象火山从埋藏在心里往外爆发啊！

有仇，没法报；

有恨，没处出。

这叫烈性刚直的人如何受得了？如何去过日子啊！

父亲突然变得沉默了。

没事的时候，他拿着一根短烟筒，不管烟锅有没烟，他只管拼命抽，放下烟筒，他只是长声短声叹气。

他的心里的痛苦，一小时一小时增添，一天一天增添。

他自己知道，连最了解父亲的妈妈也不晓得，只当父亲叹叹气，心绪不痛快，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但是仇恨担子的沉重比任何担子都重，千钧仇恨重担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压在父亲的肩上，胸口，心扉，他怎么挑得动、挺得住啊？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他被压倒了——他突然犯了脑冲血，昏倒在地上了！

工友们将父亲抬回什么也没有的穷寒的家，父亲躺在床上，半身不遂了。

将家里的东西当了点钱，妈妈请了个医生给父亲看病。

医生来看了父亲的病，偷偷地告诉我妈妈：“你丈夫炳涛的病，不是突发的脑冲血，是有前因的，发端于那次无缘无故受斋藤的侮辱打骂，他心里恨呀，又没法发泄，郁积仇恨怨怼日子长了，程度严重了。最近，前天，昨日，可能给一件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一触动，便一气中风了。嫂子，这种病，没什么药可治，你要耐心，慢慢服侍调理他。他命好，或许会突然痊愈，也说不定。我这就告辞了。”

医生好心，见我们家穷如洗，连出诊费也不肯收下。

父亲是一时或永远好不了了！

眼看一家人的生活担子，得完全由我挑起来，但我只不过是
个小徒工，又怎能挑得起往前开步？

这时，我下了决心，要勇敢地挑家庭生活的重担，我维持这个穷家破户。

别无门路，只有靠电。

我就更想赶快知道“电气”这怪物的内部奥秘。

我要马上能掌握它，驾驭它，使自己这小年龄的学徒很快成为一个熟练工人，能够多挣钱来担负家庭生活。

电气知道从哪里学？

书本。

我到扬州书店里，用我积聚的一点点钱，买了一本薄薄的电气学的书。

我象捧着个珍宝一般回家，心中好象比先前实在点，以为有